

## 隋唐五代墓志录文校勘

刘日照

(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 墓志作为一种出土文献, 内容客观真实, 可以起到补史、正史的作用。《唐史论丛》《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考古与文物》近年所刊墓志, 为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文献材料, 意义非凡。然而, 墓志录文在文字点校方面偶有疏误之处, 文章对比拓片和录文, 运用文字学、训诂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 以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作为旁证, 对墓志文献进行仔细研读, 就其在文字误识、标点误施这两方面提出商榷意见, 以期有助于墓志文献的整理工作。

**关键词:** 墓志; 录文; 标点; 校勘

**中图分类号:** K877.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20) 01 - 0106 - 05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0.01.017

### The Collation of Epitaph Records of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LIU Rizh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210037)

**Abstract:** As an unearthed document, the epitaph is objective and true in content, which can used to supplement and correct history. The new literature is provided significantly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from the epitaphs published in *Collection of Studies of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re are occasional mistakes in the aspect of character collation of epitaph records. By comparing the rubbings and the records, and then making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epitaph literature, the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unctuations to collect them according to the knowledge from the philology, exegetics, bibliography and proofs of the literature unearthed and handed down from the ancient times, which is in order to help the collation of epitaph literature.

**Key words:** epitaph; record; punctuation; collation

文章选取了《唐史论丛》近年来刊布的孙子成(2014年第1期)、索昶(2016年第2期)、韦秀(2016年第2期)、李彦璋(2017年第2期)、符彦能(2017年第2期)、张彦敏(2018年第2期)六方墓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刊布的拓拔驮布(2018年第1期)、燕国太夫人李氏(2018年第1期)、程文亮(2019年第2期)、程安(2019年第3期)四方墓志以及《考古与文物》刊布的宋素(2018年第3期)墓志,这十一方墓志是研究隋唐五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出土材料,研究价值巨大。但是由于异体字繁多、名物典故生僻等

因素,墓志整理者可能不识或误识部分墓志文字。现就十一方墓志,兹不揣浅陋,择其要者,略呈管见,以求教于诸位方家。

### 一、文字误识

文字误识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因素具体表现为形体近似而讹、读音相通而误等;客观因素具体表现为墓志文字磨泐、刻工的漏刻误刻等。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将会增加文字辨识的难度,故墓志整理者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来相互求证,增加墓志文字释读的可信度。具体分



收稿日期: 2019 - 10 - 28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江苏碑刻文献校理及词汇研究”(2018SJZDI162)。




作者简介: 刘日照(1993—),男,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编辑出版与语言文字研究。

析如下：



1. 《孙子成墓志》：“东监蕲黄、二浙，逾闽岭，西过巴汉、西蜀，越邛樊。”

复审原拓，“监”实作，当为“临”之讹误。秦公辑《碑别字新编》引魏《巨始光造象》，其中“监”作，<sup>[1]293</sup>与拓片中的“临”字外形轮廓接近，因而“临”容易遭致误识。就文意而言，该句志文前后两部分相对成文，故“东”后一字当与“西”后一字“过”构成对文关系，而“临”恰好与“过”近义对文。


2. 《孙子成墓志》：“家藏诏书廿二道，谨身服教者，如赤子之失乳哺；恶直幸生者，如猛兽之逃机井。”

复审原拓，“井”实作，当为“阱”之讹误。《说文解字·井部》（大徐本）中“阱”作，《龙龕手鏡·穴部》（高丽本）中“阱”作，形体几近相同，可资比勘。此处“机阱”指的是一种捕兽陷阱，传世文献中多有用例。如唐戴孚《广异记·碧石》：“开元末，渝州多虎暴，设机阱，恒未得之。”

3. 《孙子成墓志》：“烈烈忠义，切存险艰。思静昏侵，岂保优闲。”


复审原拓，“切”实作，形近而讹，当为“功”之讹误。《干禄字书》：“**切功**，上俗下正。”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北魏孝昌三年《征虏将军于纂墓志》中，“功”有作，<sup>[2]269</sup>这些字形与拓片上字形几近相同，可资比勘。“**七**”“**工**”与“**刀**”“**力**”皆俗写相混，故“切”“功”两字的俗体极为相似，如若不联系前后文很容易遭致误识。“功存险艰”指的是墓志主人的丰功伟绩是历尽艰辛后得来的，充分展现了功劳的来之不易。《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收录的《李贵及妻万氏墓志》，刘本才将“飞檐两异，错节三切”中的“切”校为“功”，<sup>[3]</sup>此当是“切”“功”俗写相混遭致误识其中的一例。

4. 《索叡墓志》：“祖回，使持节、郢州刺史、第三酋长。父宁，使持节、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卢乡县开国男。并朱紫相承，银青弈业。”


复审原拓，“业”实作，当为“叶”之讹误。“弈业”即为大业，虽成词，但于文意不通，

而“弈叶”等同于“弈世”，强调的是世世代代，“弈叶”与前文的“相承”对文。故“弈叶”置于文中，文从字顺。“弈叶”一词，南北朝墓志文献中多有用例。如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东魏天平二年《沧州刺史王僧墓志铭》：“邈绪蝉联，远奚绵苌，弈叶载德，踵世传芳。”<sup>[4]318</sup>传世文献亦见用例。如清严可均辑《全晋文·杨仲武》：“伊子之先，弈叶熙隆。惟祖惟曾，载扬休风。显考康侯，无禄早终。名器虽光，勋业未融。”据此，索叡墓志铭文“衣冠弈业，青紫纷纭”句中的“弈业”也当改为“弈叶”。



5. 《韦秀墓志》：“惊鄴驺兮何遽，悟逝川而不闲。”

“鄴驺”一词令人费解。细识拓片，当为“隙”，即“隙”之俗字，而非“鄴”字。从文意角度而言，“隙驺”恰与“逝川”相对成文，同表光阴易逝之义。



6. 《李彦璋墓志》：“公岳降祺祥，星垂灵炳，爰自卯岁，达于壮年，识量恢弘，气局豪迈。”

“卯岁”一语费解。复审原拓，“卯”实作，当为“卯”之讹误。“卯”“卯”形近而讹。“卯岁”即幼年，墓志文献中习见。如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正光二年《元仙墓志》：“韶年结誉，卯岁风流，器延世赏，德为时求。”<sup>[4]134</sup>

7. 《李彦璋墓志》：“贼平后，以廊居朔野之襟带，镐京之管匙，土疆丰厚，舆赋殷优，乃让长兄太保镇之。”


复审原拓，“匙”实作，显然为“籥”字。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北齐武平七年《高润墓志》，其中有“籥”作，<sup>[2]1154</sup>可资比勘。“管籥”在《汉语大词典》中有4个义项，而这些义项置于此处皆不达，这里的“管籥”当解释为“要地”比较合宜，既与前文的“襟带”相呼应，又与后文的文意一致。

8. 《符彦能墓志》：“良由长淮筮远，青海功阴，华宗庆可久之基，大族应莫京之地者哉。”


复审原拓，“地”实作，形近而讹，当为“兆”之俗写。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东汉熹平三年《营陵置社碑》，其中有“兆”作，<sup>[2]1186</sup>字形与本篇墓志拓片上的字形基本等同，

可资比勘。从文意角度而言,“兆”与“基”相对成文。“兆”“基”两字在传世文献中可以连用,“基兆”表根基之义。


9.《符彦能墓志》:“自初从先王,总领将士,为厅子都指挥使,出征入讨,所在成功。”

复审原拓,“初”实作,形近而讹,当为“幼”之讹误。此字遭致误识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初”字置于文中,表开始义,文意通顺;二是,“初”右旁的“刀”与“幼”右旁的“力”在俗写时往往相混不别,造成两字整体轮廓相近。但是仔细辨识拓片,我们依然可以察觉到“初”“幼”两字笔画之间的区别性特征。从字义角度,“幼”字也有表开始义的义项。《管子·幼官》:“幼官。”尹知章注:“幼,始也。”故“幼”无论从字形还是字义角度,置于文中,皆合宜。



10.《张彦敏墓志》:“公即判官之子也。幼而岐嶷,不独孔融;淫于诗书,岂世刘峻。”

复审原拓,“世”实作,形近而讹,当为“止”之讹误。“止”与前文的“独”同义对举,皆表仅仅义。志文为了称赞志主的幼年聪慧,将其与孔融对比,凸显出幼年聪颖的绝非孔融一人;为了旌扬志主酷爱读书的精神,将其与刘峻对比,体现出酷爱读书的不止刘峻。其实,在墓志文献中,“止”或以“止”为偏旁的字往往会因为草写楷化而被误识为“心”或者“心”旁。如周阿根在《〈新见北朝墓志集释〉校理》一文中将“沼沁”校为“沼止”<sup>[5]</sup>,此为偏旁“止”“心”相混误识的其中一例。


11.《张彦敏墓志》:“自后庞勋作逆此际,分野尤危,命口口军戎,飞挽粟帛,况路无庄驿,而贼淑康衢。”

复审原拓,“淑”实作,当为“满”之讹误。仔细揣摩上下文,“况路无庄驿,而贼满康衢”句相对成文,故“无”当与后一分句中对对应位置的字构成对文关系,“满”恰好与“无”反义对文,而“淑”置于文中则令人费解。形容路上盗贼数量之多,传世文献中亦见相似用例。如宋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向中令徙义》:“今盗贼满路,公引一小僮,策两驴,观君鲜衣美仪貌,不类贫约者。”此句中的“盗贼满路”与文中的“贼满康衢”意义用法基本吻合。



12.《张彦敏墓志》:“至于盃觞谑浪,风月笙歌。触类多能,尽美尽善。”

“笙歌”一词置于文中,句子文意通畅,但是墓志录文当忠于原拓。复审原拓,“笙”实作,显然该字不是“笙”,当为“笑”之讹误。秦公辑《碑别字新编》引《唐韦士》,其中“笑”作<sup>[1]</sup><sup>134</sup>,可资比勘。“笑歌”即欢歌笑语,传世文献中多有用例。如元末明初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六回》:“当年却笑郑元和,只向青楼买笑歌。惯使不论家豪富,风流不在着衣多。”除此而外,碑刻文献中也习见。如向南《辽代石刻文编》辽天庆三年《马直温妻张馆墓志》:“及尔偕老,华发纷纷。获归田里,辞荣怀忻。亦既归止,笑歌耕耘。”<sup>[6]</sup><sup>636</sup>


13.《张彦敏墓志》:“□□□丘,俄连吉日。公归窀穸,永安幽室。”

复审原拓,“连”实作,当为“逢”之讹误。“吉日”指的是黄道节日,既可以指嫁娶日,又可以指丧葬日,此处指的是丧葬日。志主逝世,往往停棺待葬,占卜选择良辰吉日进行安葬。此处的“逢”表占卜义。“俄逢吉日”句指的是不久就占卜到了黄道吉日。

14.《拓拔驮布墓志》:“属隋室分崩,吐蕃承爨,伺我无援,大见侵伐。”

复审原拓,“爨”实作,当为“衅” (“衅”)之讹误。在《说文解字》中,“衅”为“爨”部中一字,两字笔画较多,且上部构件相同,误识也就在所难免。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北魏孝昌元年《元熙墓志》中,有“爨”作<sup>[2]</sup><sup>993</sup>可资比勘。此处的“衅”当表“间隙”义。“承衅”一词在文中表达的是“趁着隋朝分崩离析的间隙”这层含义。“承衅”一词,传世文献习见。如隋唐李大师、李延寿《北史·长孙道生传》:“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汉语大词典》未收该词条,当补。

15.《拓拔驮布墓志》:“于惟列祖,毅然称英。脱履云漠,来仪上京。纡金衍庆,列爵承荣。是膺蕃守,代保干城。”

复审原拓,“履”实作,当为“屣”之讹误。虽然“履”“屣”义近互通,但是墓志录文当

忠于原拓，所以此处当校为“屣”。墓志文献中，“屣”被误识为“履”绝非个例。如《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唐《李恂墓志》中，刘方将志文“至于脱履簪裾，咀松乔之胜躅”句中的“履”校为“屣”，可资比勘。<sup>[7]</sup>“脱屣”一词，字面义为脱掉鞋子，常用来表示将万物看得很轻。

16.《拓拔驮布墓志》：“桓桓九原，当年杰起。输力王室，将谋复始。羯胡不恭，毒蜚边鄙。率先士众，深践戎垒。”

复审原拓，“蜚”实作𧈧，当为“螫”之讹误，“螫”同“蜚”字。“毒螫”为同义复词，此处的“螫”与“毒”近义，表“毒害”义。“毒螫”一词传世文献中习见。如李大师、李延寿《北史·王文同传》：“于洛侯等为恶不同，同归于酷，肆其毒螫，多行残忍。”

17.《拓拔驮布墓志》：“王师告捷，帝俞是休。尚延光宠，载锡衣裳。荣埒侯服，恩同昼游。忽惊颓駟，俄怜藏舟。”

“侯服”不词。复审原拓，“候”实作𡈼，当为“侯”之讹误。此处的“侯服”与“昼游”近义对文，皆凸显出地位的显要荣达之意。

18.《燕国太夫人李氏墓志》：“当时士大夫家，或不及者，必翘勉而就，思至闾闾。”

“翘勉”不词。复审原拓，“翘”实作𡈼，当为“剋”之讹误。此处“剋”同“克”。拓片磨泐，部分笔画残缺，导致该字形轮廓大体与“翘”相似，故整理者将其误识为“翘”。志文中的“克勉”一词表刻苦努力之义，该句大概的意思是才能德行与李夫人不相匹配的士大夫在那时必须通过他们自己的刻苦努力才能与之相合。

19.《燕国太夫人李氏墓志》：“其育也劳而慈，其教也严而肃，居不假于三从，训不待于折笏。”

“折笏”不词。复审原拓，“笏”实作𦏧，当为“筭”之讹误。此处的“筭”表细枝之义，“折筭”表示的是折取树木细枝的意思，引申为鞭策之义。“训不待于折筭”句指的是李夫人不用鞭策的方式来教训五子，恰与前文“其育也劳而慈”句相呼应，体现出李夫人的仁慈一面。

20.《程文亮墓志》：“男女等泣血绝浆，几于

灭性。永惟噬指，百世不追。言寻反哺，终天罔及。”

复审原拓，“百”实作𠂔，当为“毕”之讹误。“毕世不追”句表面义为“毕生难以企及”，常被借来表示人某种情绪达到顶点，凸显出程度之深，墓志文献中习见。如韩理洲辑校《全隋文补遗》隋开皇六年《李敬族墓志》：“光阴度隙，俄踰三纪，教义慈颜，无忘心目。穷感荼毒，毕世不追。”<sup>[8]</sup>另外，程文亮墓志志文中的“及”当校为“极”。

21.《程文亮墓志》：“光赞门绪，克成今胤。暗（闇）海恒流，业风无定。慧眼观苦，禅心照净。”

“今胤”不词。复审原拓，“今”实作𠂔，形近而讹，当为“令”之讹误。“今”“令”仅有一点画之别，容易遭致误识。“令胤”一词指的是品德美好的后代子孙，同时期墓志文献亦有用例。如谭淑琴《琬琰流芳 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唐开元二十二年《张休光墓志》：“猗嗟夫子，哀哉令胤！既不力存，空将命殉。”<sup>[9]</sup>

22.《程安墓志》：“公酒酣，词藻不屈，谈广野军郦生之辩，借汉留侯子房之筭。”

复审原拓，“筭”实作𦏧，形近而讹，当为“筭”之讹误。“筭”此处当表筭子义，同“筭”。隋张贵男墓志中，有“筭”作𦏧；<sup>[10]</sup><sup>1200</sup>唐沈师黄墓志中，有“筭”作𦏧，<sup>[10]</sup><sup>1200</sup>可资比勘。这些字形与“筭”字形近而别。从文意角度，“借汉留侯子房之筭”句用典。《史记·留侯世家》：“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郦生语告于子房，曰：‘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筭为大王筹之。’”此处借用了张良借筭的典故，表示谋划之义。另外，据拓片，程安墓志志文中的“军”当校为“君”。

23.《宋素墓志》：“游雾骊首，垂云矫翼。立人伊信，衢多警竹之童；御众以宽，庭少鞭筒之吏。”

“骊首”不词。复审原拓，“骊”实作𦏧，形近而讹，当为“骧”之讹误。“骧首”本义是抬头，传世文献习见。如汉邹阳《上书吴王》：“臣

闻蛟龙骧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游雾骧首”一句即本于此。

24.《宋素墓志》：“于是辞荣去职览兮归闲，蒸蒸然尽温清之道，一十有五年矣。”

“温清”不词。复审原拓，确为“清”字，但置于此处文意难通，此处应为“清”之俗字。“𠂔”“𠂔”两偏旁俗写在石刻文献中相混不别。如同时期碑刻文献，“冽”字在唐《石经周易》中作冽，<sup>[10]159</sup>在唐《王海潮墓志》中作𠂔，<sup>[10]159</sup>“𠂔”“𠂔”偏旁相混，可资比勘。“温清”即冬温夏清。冬温夏清指的是冬季温被使其暖和，夏季用扇子扇席使其凉爽，以该词来比喻孝道之礼。“温清”一词传世文献习见。如唐刘肃《大唐新语》：“且车驾今行，本意只为避暑，则上皇尚留热处，而陛下自逐凉处，温清之道，臣切不安。”

## 二、标点误施

整理者对个别字词、文例以及语法缺乏全面的认识，这将使其对文意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故标点的误施也就在所难免。

1.《孙子成墓志》：“康叔分族，于周贞侯。建功放魏，胄裔英杰，代有其人。”

此句文字标点有误。“于周”当属上，“贞侯”当属下。另外，复审原拓，“放”实作𠂔，形近而讹，当为“于”之讹误。“于”繁体“於”与“放”俗写时形近遭致误识。故此句当点校为：“康叔分族于周，贞侯建功于魏。胄裔英杰，代有其人。”

2.《孙子成墓志》：“公是用咨嗟，濡煦长育，爱护始皆悬罄，终俱饶羨，人知和乐，家去愁怨。”

此句文字标点有误。“濡煦”当属上，“长育”当属下，且“长育爱护”与“始皆悬罄”之间当用逗号点断。故此句当点校为：“公是用咨嗟濡煦，长育爱护，始皆悬罄，终俱饶羨，人知和乐，家去愁怨。”

3.《李彦璋墓志》：“劳谦之道，孝爱之美，固杂沓于家，谍国史矣。”

此句文字标点有误。“家”与“谍”之间不应点断，“家谍”亦“家牒”，即世系谱牒，常常与“国史”一词连用，传世文献中习见。如清严可均辑《全后周文·庾信集序》：“𠂔奕𠂔𠂔，布在方策，国史家牒，世世详焉。”碑刻文献亦见用例。如向南《辽代石刻文编》辽重熙七年《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述乃宗枝，国史备光于简册；陈乎丕绩，家牒悉著于缣箱；今故不书。”<sup>[6]211</sup>故此句当点校为：“劳谦之道，孝爱之美，固杂沓于家谍国史矣。”

4.《李彦璋墓志》：“扶毁瘠以遵理，言抑哀摧而奉先训。”

此句文字标点有误。“言”当属上，“理言”与“先训”相对成文。故此句当点校为：“扶毁瘠以遵理言，抑哀摧而奉先训。”

## 〔参考文献〕

- [1] 秦公. 碑别字新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2] 毛远明. 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 [Z].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3] 刘本才.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韵字校读札记 [J].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5): 28-35.
- [4] 赵超.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 [5] 周阿根. 《新见北朝墓志集释》校理 [J]. 励耘语言学刊, 2016 (2): 189-197.
- [6] 向南. 辽代石刻文编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 [7] 刘方.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校正 [J]. 昆明学院学报, 2019 (1): 109-114.
- [8] 韩理洲. 全隋文补遗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17.
- [9] 谭淑琴. 琬琰流芳 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 147.
- [10] 臧克和. 中国石刻丛书 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 [M].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